

# 一個蒐集雜誌者的話

傅山聲

「蒐集」的本身是一種快樂。很多人精神苦悶，無所寄託，財富功名之外，如果能培養蒐集的興趣，生活一樣過得多采多姿。

高雅的蒐集癖，對於人類的精神生活更有一種怡情悅性的功能，不過蒐集的興趣，會隨着人們的成長和老化而逐漸轉移，年輕的時候，我們差不多都會喜歡集郵，可是進入中年或老年，仍舊集郵成迷的，畢竟是少數了！

當我們小的時候，也曾有蒐集電影說明書的習慣、蒐集火柴盒的習慣、蒐集賀卡的習慣或蒐集徽章、錢幣的習慣，然而，不知什麼原因，有一天，也許是因為搬家整理舊物，也許是因為情緒不佳，一念之間，突然會覺得這種蒐集是沒有意義的，於是丟的丟、燒的燒，也有人會把它當作禮物，送給另一位蒐集者繼續把玩、珍藏。

雜誌蒐集和集郵一樣，講求的也是要成套，而郵票一年之中，單單一個國家就不知會出好幾十套，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，於是色彩鮮艷，圖案美巧的郵票自八方四面圍聚攏來，而

且集郵不佔空間，只要買幾本集郵簿，古今中外，成千上萬枚的美麗圖案都可一一插入其中，翻閱起來十分方便，不像雜誌，蒐集十二冊月刊，硬是要一年的時間，若有人說，我已經蒐集了三十年，其實也不過刊行三百六十期而已。

三百六十期雜誌流過的歲月，可以使一個嬰兒茁壯成年，也可使這個壯年長出白髮。而三百六十期的雜誌，必須要很大的空間來放置，如果沒有一個專櫃，很容易散失，而一旦缺了某幾期，想重新補齊，有時可還真是困難呢！

事實上，沒有一個雜誌蒐集者一生只蒐集一種雜誌的，就我個人來說，單單所蒐集的文藝刊物就不止一種。

我第一本蒐集的是「現代文學」，它於四十九年三月五日創刊，到前（六十二）年九月出版五十一期之後，未見再出刊，雖未正式宣佈休刊或停刊，但猜想，它的復活機會不大。

在十四年另十個月的漫長歲月，現代文學平均約三個半月出版一期，這本最初由白先勇、王文興、歐陽子等年輕小說家共同創辦的雜誌，人事變動之鉅，極似政壇上的波濤詭譎，就以發行人來說，最初是白先勇，中間換余光中，後來又換回白先勇；當過社長的有白先勇、朱立民；當過總編輯的有余光中、何欣；執行過實際編務的有白先勇、王文興、姚一葦、何欣、余光中、柯慶明、陳慧樺；當過顧問的有朱立民、余光中、夏菁、葉珊、何欣、葉維廉、劉紹銘、戴天、叢甦、顏元叔、歐陽子、杜國清、姚一葦、於梨華、聶華苓、郭松芬、王文興、楊美惠、鄭恆雄、方莘；當過編輯委員的更是浩浩蕩蕩，不到一「連」，也至少有一「排」，每期收到「現代文學」，翻開封面裏那張人事職掌表，總有人此起彼落，光憑這一點有趣的行情，訂閱這份雜誌的趣味也就油然而生了。

特別是第五十一期，除了王文興一人由編輯委員一躍為顧問，與三位老顧問何欣、姚一

葦、余光中並列外，編輯委員則一系列的均爲新人，共有二十二位之多，新人新政，讀者以爲「現代文學」正有一番新氣象時，却始終看不見新的一期出版，這使我們想起五十一期第一篇文章，余光中「奈何三歎」中的一段詩：

只是劍已鏽蝕、簫已瘖啞  
而酒一驚醒

英雄都回到潼關以西

一架七四七的呼嘯遠後

落日淡下去，如一方古印

低低蓋在

一幅佚名氏的畫上

我蒐集的第二套雜誌是「文學季刊」，它於五十五年十月十日創刊至六十三年五（八）月十五日出版「文學」第三期止，前後有七年半的歷史，三度易名，最初是「文

學季刊」，出版到第十期，改名「文學雙月刊」，又從創刊號起，兩期後，三度改名「文學」，使用三種名稱合計出版了十四期，平均每隔半年出版一期，其中「文學季刊」六期和七、八合期爲十六開本，其他均爲二十五開本。

儘管這兩本雜誌銷路不佳，經常脫期，而它們對臺灣近十多年來的文學青年影響深遠，是他們的精神食糧，同時也是新銳作家的實驗園地，可惜年輕人對文學熱衷的程度愈來愈淡，掏錢辦刊物的優勁早就煙消雲散，現今的青年人，講究的是賺錢之道，寧願到夜總會或電視臺唱熱門歌曲，也不願當個窮酸文人，畢竟，又是新的一代，世界在變，時代也在變，我們的年輕朋友，不可能要求他們和當年的我們

一樣，不是嗎？噯，誰知道呢？

「純文學月刊」是我蒐集的第三套文學雜誌，五十六年元月出版，六十一年二月停刊，五年又二個月的時間，共出六十二期，這份雜誌雖然由於財力不繼停刊了，但在出刊期間，每月按時出版，從未脫期，信譽極爲良好，內容亦在水準之上，在文學刊物中，它有廣大的讀者羣，和極高的知名度。

「幼獅文藝」也是我喜歡的雜誌，可惜當我對雜誌發生蒐集的興趣時，它已經出版了將近一百期，無法從頭蒐集，至今引爲憾事。不過，「幼獅文藝」最初採十六開本，和現在的三十二開本放在一起並不相襯，也只有這樣自我安慰一番啦！

新書預告・即將出版：

讓未來等一等吧（評論集）

張系國著

神密的探索（藝術評論）

林惺嶽著

烟愁（散文集）

琦君著

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

鄭傑光  
合編  
覃雲生

近二十年來短篇小說選集編目

隱地  
編著  
鄭明嫻

兒童文學論著索引

馬景賢編

書評書目出版社

在新創辦的文藝性雜誌之中，

「文藝」月刊最初也是我蒐集的雜誌，可能由於編者換得太多，風格一再巨變，使人覺得這是一本尚未踩出自己的路來的雜誌，最初是二十五開本，現為三十二開，目前尚能按時出版，在文藝雜誌難辦的今天，已至為難得。另一本「中華文藝」，近年來印刷紙張頗為考究，版面也在力求美觀，在公辦刊物之中，有這樣的成就，已經很值得驕傲，如能減少一些不成熟的作品，將更為可觀。

文藝雜誌的兩大生力軍似乎應該是「中外文學」和「書評書目」，這兩本雜誌，到目前為止，依舊保持二十五開本，從內容上看，都

有自己的風格，但願它們永遠茁壯和成長。蒐集雜誌的人，碰到自己喜愛的刊物夭折，就好像種樹的人，突然發現樹苗枯萎，那種悲涼的心情，非局外人能够體會。

由於多年的蒐集經驗得知，一本雜誌的誕生和成長並非易事，而最讓讀者頭痛的是開本的變動，同一份刊物三十二開、十六開、二十五開，大大小小不停的變，增加蒐集者整理、排列的困擾。此外，一本雜誌應有自己的個性，辦雜誌，迎合潮流，使讀者更加愛讀，因而調整內容，甚至排面設計不時予以變化，都是必要的，不過，辦雜誌最忌突變，今天一種面目，明天另一副，變得面目全非，不忍卒讀，試問，讀者傷心否？